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戊申盡十五日辛亥

十二日戊申金人退師大赦天下門下朕嗣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邉廷之懈弛致郊畿之繹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旣遣使而講好遂以盟而退師載惟千里幅員罹

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王屯攖守扞之勞編户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釐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洋之澤嘉與海内底於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拯治之方黎元愁嘆而無聊宜思所以拊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手詔遵用祖宗舊制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者金人南下都城閉關踰

月軍民展力捍禦實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為變内作不靖震驚朕師辱罵大臣毆擊内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之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從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禄不濫賜與不奪爾居以營私燕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人不悛敢復犯法斋

我紀綱當重寘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

十三日己酉李綱乞遣大兵護送金人回師 傳信録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恣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已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金人厚載而歸輜重

既衆驅擄人口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决有可勝之理
將士踴躍以行沈琯見李綱言敵騎不過五萬能戰者
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
部兵聞止有兵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
十四日庚戌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彦
中書侍郎王孝廸尚書左丞蔡懋皆罷以吴敏為少宰
李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唐恪同知樞密
院李梲為尚書右丞臣竊覩國家强鄰入侵中外震恐

陛下初臨萬機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輙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姦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自臣聞邊境興難蚤夜危懼曾詣都堂畧陳守禦之策見任宰執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

阿諛順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居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慨慷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臣未肯為陛下言

之徃徃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宫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况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為羣邪所誤痛自罪己陛下誠能慨然有為罷去昔時用事之人而委任貞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

臣踈賤小臣輙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顧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令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令侍臣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以論天下之治哉又況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初

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為宰相人情震駭乃具奏上然之遂罷邦彥孝廸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孝廸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　名徐處仁唐恪於外郡處仁字擇之應天人元豐八年以進士登科第累官知大名府至是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

兵官邉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處仁
置諸左右而李邦彦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
事
十五日辛亥詔教習禁軍詔曰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
濫在祖宗時外路寄招禁軍解發到京師御殿閲視分
隷軍營是以在禁旅者無非趫勇之士今三衙與諸將
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倫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
當教習又不以時既到軍門惟以番直隨從服事手藝

為業每營之中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復教以武藝今宜於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黄弩雖中國長技然軍兵中能射者亦少宜多行教習又軍兵平日不擐甲一旦在身如受束縛宜令每營閒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人不厭苦仰三省樞密院劄付兵部施行　發遣應歸朝人還金人朝廷既與金人議和乃將應歸朝人所在遣發令歸國都省劄子勘會本朝已與大金講和應歸朝官歸

朝人並發遣今來在京已發遣盡絶并其外路亦令依此施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逐路帥司行下所部州縣等處盡刷歸朝官歸朝人量給盤纏起發每州縣各選差堪倚仗有心力大小使臣或寄居待闕得替官一員或有心力衙校之類量人數多寡作番次逐漸管押赴大金界首領過界前去不得擁遏一併上路各從便道過河即不由京畿解分仍令經過州縣巡尉防護出界相交割其應合發人如有帶軍器並仰所

在州縣拘收沿路亦不許置買嚴切覺察候過界所管押官具已過人數姓名申尚書省仰逐路帥司差通判一員遍詣州縣專一催促具已發文狀聞奏其管押官如無疎虞當量遠近推恩

李綱辭知樞密院劄子云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瓌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奬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輙多忤宣和初太上皇帝執筆螭蚴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

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
陳蕫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
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弘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
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兵威來侵王畧太上皇厭萬機
之煩欲遺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
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淛羣臣亦有勸陛下為避
敵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鑾輿之幸為守固之策斯
皆臣子常分初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褒

用擢自庶寮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廵警戢奸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候援師援師既集欲因便乘利進營逼敵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遂敗大事然平仲

受節制於宣撫不聞制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之圍親以中軍捍禦射殺敵人甚衆是時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敵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是晚求對不得已而賜罷恐懼自揣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疑實無他時賜宸

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賜縑金未逾三宿亟埀名命俾還舊物仰專克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譏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徳隆命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閧殺掠内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其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人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爲私心痛之既埀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

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軍兵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敵人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施古使司因團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内外人心既以敉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

罹困阨良嘗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事乘時遇主以成功安居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訾之譏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令縱欲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冐巍峩樞密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為虛文特降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所有

告命不敢祗受奉聖旨李綱劄子乞辭知樞密院事宜
不允復還劄子　李綱謝知樞密院表伏奉制命除臣
知樞密院事辭免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聖
臨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懟於柱石亦位亞於樞衡
輒恃聖慈求安微分伏乞念臣性質淺陋學術迂疎常自
信其朴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狥國參以道而事
君抗章陽左史之班面折尋枉輒召貳奉常之職知無
弗為偶敵人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呑噬幽薊蹈藉山

河方熙朝有警之時蓋在位竭誠之際贊大策而授聖子成上皇堯舜之仁勸固守而保神京定膚主宣光之業粗輸臣節敢幸天功叨擢任於肅畿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練選六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息力以登陴克張羆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至甘泉而不恐騎臨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輳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相疲糧

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期集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無疋馬隻輪之反重幣復得如苟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實楮之陋忽貪夫之妄作悵幽默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西兵之動徹臣所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譊真莫能敵增領備禦之政備兼寀宥之謀鑒然若茲靡捐罔避然孤危之迹僅免謗傷而驕悍之兵既私從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鈐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

將分布勤王之人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綵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肴山之裴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

澤州奏大金國相尼堪兵次高平縣傳信錄曰初尼堪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退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

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兵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空及金人入邉孝純五萬人屯守石嶺崗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武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髙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南來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送斡里雅布之師將無以支梧余曰斡里雅布之師既退自遣大兵護送初不虞尼堪之來也尼堪之師雖來聞既和亦

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狼車之險已遣統制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里雅布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送之而已於是

金人復旁出抄掠涿祁恩冀皆被其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史致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盡其日

泥其上書論三鎮不可棄書曰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萬里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絶如此不謂

國家遭陽九之厄也敵人斬荆棘入塞擁馬渡河會不
淹時勢如懷山直抵城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
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春秋之時周室
衰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熙洽
天下太平自繩結以來未之或有天子坐簾内朝四方
牧萬國曾不足以輕重威至廣也乃有城下之師國中
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洒血孰甚於斯時耶臣
愚且老敢齒於壯夫義士而逖視樵牧思謀妾婦思讎

之際寧無一言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禄高祖逈咸平景德之際極文章禮樂之譽曽祖懿寳元康定之間任西鄙之域遂参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来海内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闕一字亦其職也惟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不許仕宦而擯斥畀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惟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謟諛

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士庶祭行於寢中二曰自古衰主暗君乃有毀謗先列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內外無有一人不足於恩德尚何毀謗之有被諂諛大奸濟以兇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宜顧卞和之玉再刖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强敵逋遁齊民乂安凡有

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離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邉之語讀者惑焉議者側嘆妄以易州涿州之地不能保而復棄之為新邉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邉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州五十六縣自州外之為府而不知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邉也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不可弃也吾宗祖艱難之業不可棄也嗟乎誰為陛下而畫此策乎昔賈誼不忍文帝之明承天下之

貲而久為匈奴欺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申屠嘉宋昌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賈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日之有人無人乎臣於是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論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察

蓋山東不足以制河北河北爲能制山東安可以天下之勢而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矣失河北則失天下矣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得河北則强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符氏之秦拓拔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强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强

於劉氏蜀之漢高氏之齊强於宇文嶠函之周其迹昭然布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已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天下矣不必繁引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可得其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有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之餘即位僅餘兩月黄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瓦北為我宋驅除晚以數千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縱取瓦

橋關者晉人棄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七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趙魏之比方鎮中盧龍最弱亦朱滔李克用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崛包藏禍心凶謀前有荆軻太子丹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於為禍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嘗重於趙魏雖曰幽陰而常動搖魏博鎮冀之上弃之以奉敵人實非所宜譬之熊虎得幽薊則傅之

冀得三關則游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實在兵間也世宗常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且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為而棄之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瑋𠙚師於高陽遂使契丹得犯澶淵之役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之勝

敗猶係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之存亡耶廟堂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權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三㕀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征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原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為入京師之舉

哉亦且屢兆惟是張彦釋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全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玉輅親征而傅潛領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愚知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輦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時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欝也至今聞者擊搭奮

袂而起孰知真宗皇帝聖意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
蓋潜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
以全中山以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
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得渡河待其渡河之後我出中
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
塡吾洪流而代吾咈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復
截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
豈得私傳潜也哉真宗清凈垂拱之君不惑羣聽而决

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晉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事巍巍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如何哉惟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之時每歲防春之兵全師聚於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賊兵遠近出兵建柵仁宗

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籍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得韓琦至今廟而祝之歲時嚴焉太原府劉氏資有之太祖皇帝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莫不知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宗皇帝號令之所加鼙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喻於太原獨如此艱難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策侯霸榮之

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也遂以晉募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奪朱氏之梁者晉得之也初起諸晉也其上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致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羌

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

嗚呼太原之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之神武念太原

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

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曰太原兵少悍加以

契丹為援未可倉卒求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

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老

師太祖破北敵於鴈門關盡驅其人民居虎牢關以西

雖部落尚存而危國以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

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擐甲冑曹彬郭進潘美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契丹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毁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況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乎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大河津以制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

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因爲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盜賊久熾又未必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彫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餘倍於唐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出於秦漢兵制仁宗時尹源又能

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特與唐室論也後來宜不復開口措意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所謂無名而賜之者請復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鎮於一嚬一笑孰重輕哉謂退師爲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與之地惟陛下增修盛德巖廊

之上卧薪嘗膽深自刻厲以圖恢復則三軍之士氣必增百倍然後訓練士卒擇忠節之臣可為將帥者授以兵柄必能克復神州光我舊業古人一成一旅尚能光復先緒况我國家幅隕萬里土地甲兵遠勝古人不數年間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疎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之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羌慕其威信相勸

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日勤孫吳未若奉法背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之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則邊埸之城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尤見於變亂之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温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

之難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思永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温舒於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乎

允溫舒之稱文帝實吾仁宗而云耳優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美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逮其晚歲稍惑異端孰如仁宗而相王曾李廸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數稱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以拒

諫不予知以自與何慮乎金人之侵是謂大有上九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彝倫攸敘之時也
儻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
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
遜段珪曹節等宼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
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
魚朝恩等宼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

是謂洪範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顧國家以將為相也昔賈誼痛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痛哭於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順

人信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則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治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臣竊觀自漢迄唐待鄰國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

敵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世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安成二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郝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

事正類於是失去其本國越數千里之遠而攻人之國都蓋非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

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矣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哉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羣議

則天下幸甚封氏紀年曰夫三鎮者趙魏韓晉之地是也其為要害久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奠居三鎮失一宜其長驅而至我不能枝梧也况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觀河北猶四肢四肢茍去吾不知其為人又曰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由此觀之三鎮何可妄弃乎明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崩可勝嘆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初郭藥師為同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軍

錢朝廷以銀三十萬兩畀之至磁州時燕山已陷藥師已叛乃以銀寄收於磁州軍資庫金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邏得斥堠遞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發往磁州令封樁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知磁州趙將之辭以為無藥師出遞牒示之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則攻城取銀將之懼以銀與之師乃退

尼堪兵據太行山脈河津朝廷大駭乃命下种師道姚

古出河東河北　种師道加太尉河東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門下敵王愾而有功既保干城之衛飾國典以行賞敢忘鼙鼓之思載惟元師之謀允賴武人之俊誕揚褒律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諭使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户實封一千三百户种師道節操剛方體裁莊重勇有文畧深而寡言義匪辭難奮不顧身而敢往慮無遺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嘗入處於樞庭比出提於戎乘强敵聞風而潛遁追

鎮傳檄而自堅然居安慮危宜預圖於閒暇而有備無患庶永保於太寧載疇輿頌之公俾專朔部之寄肆頒寵數昭示眷懷是用冠秩右階其外掌武之峻張威外閫具膺宣尉之榮衍以爰田陪之圭賦於戲充國自許益無踰於老臣陳平見知遂盡護於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爾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戎馬莫窺於長城而烽火自滅於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大尉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户初尼堪既破忻

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金人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府義勝軍敗城叛去攻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至是澤州言尼堪 次高平朝廷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遂命种師道為河北宣諭使以駐滑又議以姚古援太原以种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种師中河北路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初金

人入邊种師中以秦鳳路經畧使率兵来勤王金人已退朝廷雖以敵深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决策出戰乃除姚古种師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院者則廹令破敵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古師中患之朝廷以倉部郎中黄鍔隨軍應副錢粮鍔與河北都運使張慤至磁州問寄收銀三十萬兩何在知州趙將之答曰郭藥師自京城回軍駐軍城下執都轉運使牒取之矣慤欲斬將之鍔勸免之　京都牒示鋪戶

依舊開鋪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牒云契勘金人已過黄河中外民心已漸安貼訪聞在京金銀物帛質庫鋪户尚懐疑惑未肯依舊開鋪防阻商旅交易須至出牓各令復業開鋪出李綱遣入上太上皇起居表臣言戎路履嶮冈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靖邉之効敢具陳其悃愊輙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奬擢偶强鄰之入戰連叛將以俱來曽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

旨差充行營使既預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遏泌欲遣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至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咨為堅壁之計器械甚設樓櫓畢施敵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彍弩兩兵分集難越高墉雲梯已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闕二字敵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

降受敵前史以為聞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倫提軍深入知强敵之無謀募兵四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乂安恭惟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晏閒從容吳越之奥區觀覽江山之勝境徯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觀蹕警鸞軀少仲毫髪鳴鑾禹穴遂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楼佇承天下之養　再上上皇劄子臣聞中國外蕃相為盛

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人緣藥師叛既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逼邇都城刼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厲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之中流殺獲數千人迨晚方息復以鋭兵攻酸棗門一帶手弓之衆蜂屯蟻附渡濠臨城梯長如雲箭

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
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
敢死士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
衆兵乘械以强弩射之往往沒溺潼汴河水令歸城水
勢漲溢自卯及午敵兵方退却知我中有備始遣人同
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
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於曠古懷鴟鴞以好音掩貔貅

而修睦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敵方退舍瞬攜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悍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敵蠲減所須之數果然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心助之洪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冐處政機誓將肅清鑾輿奉迎

鑾與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奉聞謹奏　國子司業黃
哲請失職之罪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奏臣等伏見
二月五日有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閙
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道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
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望特
賜黜責候勅旨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
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
速安職仍曉諭諸生初蔡懋李梲諭太學生長貳屏出

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刼持天子既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其衆聞者莫不唧憤扼腕故黄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劉子雪李邦彦罪狀劉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學生上書聚衆既多遂槌破登聞皷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又言昔髙歡在魏凡禁軍焚領兵張彝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况天子相乎李邦彦等諫

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立聖明朝廷遣鄭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畏慎太過緩於事機及罷綱師道遂有百姓指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變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又云願陛下明詔解衆惑使邦彥之為人稍白於天下然後復起邦彥還其相位論者於是謂敏為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叅五日一赴院簽書先是朝廷差种師道充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

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請行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敵兵不至則費用甚大遂已具請師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疾乞免宣撫事朝廷遂如其請令赴朝參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侍御史孫覿等臣寮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覽之初坐席未煖分遣使臣捐弃金帛以為先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痛首以為結怨

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蠧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廢弛殆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寘典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满要途禁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晵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狼籍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厮役官為横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

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為唇齒共所憑依營護擁蔽旣去復用而京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恣焰益肆復出為惡倡導邉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乾剛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

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過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籍籍不决未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糠覈之恩顧

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遏報上聞而京盡空數百輩治舟楫擁輕貲一夕遁去君父惸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思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邊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喜為奸言嫁怨餙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乎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以雪上皇

晻昧之謗必紓四海生民怨讟感感不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臣寮上言臣伏覩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法在誅夷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服而信之如其威而不能克愛縱奸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羣起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顧忌矣按童貫刑餘臭類本庸奴耳

釋掃除之役則征伐之事浸緣恩倖竊據兵權幾二十餘年出則為宣撫而不授制容院入則領容吉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貇壊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故賻贈不及而人情積怨屯戍逃遁許其改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為首級則不憚於殺平人廣占儲粮則不難於張虛数賞罰出於私意威福至於下移銖銖計罪不可勝言臣姑数其大者首倡交結金人共滅契丹兆禍致亂其罪一也盧溝之役望風奔潰覆師殺將其

罪二也金人點集邊吏來告貫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金人長驅遽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敵南來不為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禀擁兵遽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創置勝捷軍顏厚其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溢其家制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藏罷甲糗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尚頗收其羸餘不知童貫畜此以待金人乎抑

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
潛規宫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
啓白陛下復含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
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累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
乎伏望斷而行之少澤四海冤憤之氣又上言臣等伏
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
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擣京闕宗社之危迨
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

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陜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戍砦妄奏邊捷以為已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奸贓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戸如市金幣寶玉充牣如

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冐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塲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殁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廝卒守舍掃除之隷冐功奏賞有剟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陜西之卒以為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冐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内帑金帛以濟軍須奄為已有而嚴立軍期

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斂不堪民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難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於是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懷貪不已

遂封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

振天下産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立政之始大明誅賞

以勸四方以貫負此大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望膚

照躬發宸斷稍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

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

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臣僚上言臣竊惟

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結二邊無窮之

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

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投荒之罰獨加王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見疏彈劾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畧為陛下言之貫自閹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禄濟以奸回平日謗廷壞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於殘破之敵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

之寵貫以太師封两國公攸遂入樞密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欵金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計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匱竭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蔡京專政貫則與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於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亾反覆賣國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

寸功反以剪除邊患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已也
公肆誕謾凡第賞千百人貫遂封為廣陽郡王而攸亦
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
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逃遁以還漫
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此又攸貫之罪同也逆陛
下踐祚之秋敵人長驅驚震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
舳艫相銜盡空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
戚之意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

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童奏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伏候勅旨奉聖旨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攸劄子遁到告命伏蒙聖慈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祗受即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輙有縷縷之私仰惟聰聽伏念臣屬以許國無狀禦避失機因致煩言遂誤司敗重蒙聖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太上還闕臣已在廢逐猶叨罷使仰體德意敢不

遵承今來太上回鑾既渡大江絶淮泝汴徒御所至安

行無虞兼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奉迎使副並至

行宮臣罪戾之餘正宜退伏田里偷生省巳不當更預

扈從之列欲望聖慈俯察危衷許臣依巳降責命任便

居住重念臣父京近賍西京年老陸行衝冒感疾如蒙

矜允臣欲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廹切祈天俟命

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龍山論伏闕劄子臣聞前日蔡懋李棁諭太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棁令根治諸生

并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方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内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稅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驟欲除去根株又稅宣言為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夫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奸人所甚惡也豈不有禀上旨

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
忠義之士不忍憤奸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
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改正靖康錄
曰初士庶伏闕上書上為感動詔嘉忠義然朝廷大臣
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稅懋時雍輩不畏公論反以
士庶為敵齗齗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衆庶脅天子者
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謗賊之深而
愈不戢也使吾君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作亂耳非獻

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方來王萬姓和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尚安有伏闕者今上皇播遷新君即政敵人加兵魏闕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寵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擠排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轉播人耳故敏雖於今心膂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榜之通

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太學正吳
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旣而稅懋乃諭太
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長貳皇恐待罪
尋得旨及看乃是忠義所激之語遂寢稅又呼時雍令
根治學生伏闕百姓欲置於法戶部尚書聶山懼織羅
之獄興而忠義之士死乃容以聞上曰士民以積年不
舒之怨憤承隙相仗賊殺內臣詆罵奸黨蓋恃陛下仁
聖必能為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惡其罵已而佐

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梲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民歸怨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急聞而奸臣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其私怨願速止絶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大學門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內降御寳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下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讜論建陳當用納親覽於其可否一一施行然有似此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

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淡宗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奏聞　適有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爲之閧然既朝廷即與改正又命聶山傳宣俾士安於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褫去盛哉上以士之去就於國重輕不暫置於懷雖古明哲亦何以加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尚未乾而奸臣輒欲置於法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尚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盖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

也秖於徐處仁忠亮清敏屬望天下久矣近方以處仁
中書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為蔡京門人
當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諸臣孰非京引
薦者若以是為嫌投置多矣朝廷用人賢者用之不賢
者去之於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
誰復可用問其諫官者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
小人猶氷炭之不相入信然秀水閒居錄論士民伏闕
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人至都城軍士於城西十餘

里既稱和議十一日令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敵營右丞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刼敵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乞留綱且有人唱言道路曰綱罷敵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殺之李執李邦彦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詆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内臣三十餘亦刼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

南仲奏言率中詰闕者乃綱使令華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敵既退遣大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為宣撫使因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院許翰與綱皆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綱即日承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卑懷去太原七百里遥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黠其言不聽師潰种師中戰沒國兵自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敵益無憚再舉入國二聖北狩嗚呼痛

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恭惟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偃滸太平海内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跋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導還京師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伏見金人敗盟侵逼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衝突之勢難防樓櫓未免

不集遣使涖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彌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彼憑陵近郊刼掠幾甸我以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為今日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過不

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畧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敵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如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餘畏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閫疆埸之吏敵兵之將至倘或合謀以攻城闕豈可决勝負於一擲耶若敵先敗盟則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

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謀致亂召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之初當剗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為戒臣愚正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伐中原致亂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陛下仁聖感格金人歸

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夾兵城下墮敵計之中乃
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畧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
倖成功旋致敗衂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
筆指揮綱欺人以逭責自為之謀則善矣獨不為陛下
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揮更令申明行下
臣已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金人捜獲姚平仲
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
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

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為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輙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奸謀嚴加竄謫以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敵啟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敵之策特以是

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敵廹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纔旬居民盡被刼掠蕃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敵迯遁為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併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汚穢冐哀求仕屢辱吏議案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敵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

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番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刼奪所至擾攘甚於敵人居民奔迸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番避敵誤國臣知其為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番之奸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番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悲取進止

沈琯上書李綱乞明賞罰書曰金人之强能强於苻堅乎中國之弱果

弱於東晉乎向使似之尚使為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
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惟今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
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今欲宰相以為質則
邦昌為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為太宰者弗去也欲樞
密以劃地界則路允迪為貴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為樞
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
以至一走而為大資再往而為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
脅朝廷則遷給事割幷三鎮之地以慼國勢則除侍郎

凡言金人之兵必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為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明賞罰不正其能國乎珦所以夙夜憤憤為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真才實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邉鄙寧静時和歲豐珦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察裁珦至是日猶見瓊等尚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為社稷宗廟遠圖遂挂致仕而歸　開封

府出榜止絶內侍家論訴及殫壓百姓牓云契勘近有
兇惡之人連相唱舉羣衆街市毆擊內官及刧奪財物
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財捉黨盡
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
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已經赦恩之人如更
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當體念
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煽惑今來尚慮頑
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唱羣衆務要

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貳百貫
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己卯尼堪 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尼堪圍
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尼堪兵自
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
南朝為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録者以軍獻
之尼堪 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
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効用與勘本司近出榜召

誘諸色軍人敢効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
曉示　尼堪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尼雅滿自威
勝軍趨隆德府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
張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尼堪留漢兒姚璠太師守
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尼堪兵自隆德府南攻澤州界聞其有備
不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彦等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

死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覩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檮杌謂之饕餮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刑罰之柄奪於權臣其

所賞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衰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鬱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於堯舜可也而比頒明詔前後戒戢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臣請為陛下直

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兾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是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强敵擁兵用辱中國侵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

故危疑之間發其致痛以至於極非士人所教而為之也夫舉數萬之衆不煩召而羣聚帝閽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訴於陛下爾謟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黌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

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辯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黄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覩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一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

出鼓唱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覩殿前司曉示備載
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
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湜斬訖聞
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姦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
者是致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
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上古為不足
學三代為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
士有復於上者皆以為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摩聚而

坑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逌迸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出於斯高始皇信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內修宮室外事四裔信惑仙神巡遊不息恣所欲為而無敢有言是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謂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蹈於鼎鑊也夫人主

所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與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為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為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既名之為忠義則不當罪之於刑法既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為忠義二者不可兩立也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為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也為忠義者既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

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為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為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懼徐處仁唐恪等於閒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寧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再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姦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為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甞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自甘於海濵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已以從之猶懼其不至况示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黄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

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蜀者之材非有二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為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拂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觧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覩前日宰相吳敏有為李邦彥辯奸愚暴白功狀大書文牓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惇士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挾倡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闈

其淫言媟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斂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可恠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為相崔寬為之毀第觀黎幹為之減騶從郭子儀為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為宰相而百姓遮道慢罵甚

於奴隸疾走省闥掩關自遁其為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為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彦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為邦彦畏慎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彦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及蔡京父子上客密交翁走京門浸有年矣而邦彦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為邦彦强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

彦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朝廷論宰相實為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彦則姦臣寖貴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為寒心也臣覩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為賢者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以衰而後世耻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陛下乾剛夬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為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為此言臣之友生有為臣

言曰予堂上有二親家唯四壁甕盎大學苟為升斗之將以養親而為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予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僕平生所志在為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侵潰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鉞直書上干天聽雖蒙誅

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尼堪兵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

二十六日壬戌太學生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彦

二月二十六日太學正吳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獻言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聽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廹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之

會念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稍惑之臣誠凡愚莫測其志但私念今天下雖號乏才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於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質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疏遠者咸得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於內善料敵計者持使節於外決不至虛張強敵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

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貽祖宗之辱也又况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賞罰無章羣小竊機而喪師姦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闔以備誅戮之權朝廷有人寧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姦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實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顧身為陛下別白言之夫疎賤孤陋姓名不達於朝廷莫

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於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戇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敵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舊土救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戀不能忘言於陛下者豈非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得衆陛下之憂勤可以飭蠱奬陛下之清慎可以遠姦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土疆雪祖宗之大耻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也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實歎此且臣歿祖宗之澤覩天人之心國家宜未有陵

遲之禍然陛下即位於倉皇之中日不暇給然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兵釁禍根尚存腰領而腹心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陵遲之形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於此數日之內奮張威柄為如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恕陛下初臨大政便履艱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已後陛下可以一洗積弊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

淺矣陛下如尚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怵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纇民必不怨陛下一失民心内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嘗膽攻苦深念於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晝如後所貴乙夜之覩簡而易見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而論相而於今尤為急宰相難於稱位而於今尤為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材罪盈惡

著而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疎矣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為陛下整頓頹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論至於吳敏才氣必不在張邦昌之下然士論指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及蔡攸父子鈎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為信及見吳敏救李邦彥刎手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

河北之敵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彦乃救蔡攸張本也又言建追李鄴華金人軍中終頼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爲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彦登禁從入府城幾年矣攷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乃方蔑棄典禮起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彦在政府坐見土崩之勢已成晩乃結蔡攸罷黼就第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起復哉蔡

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發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
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於敵
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警曉禍福身
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私送妻子諫
陛下為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
為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
知其情折之以辯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以邀其歡輸
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軟懦

亟令鄭望之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彦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閽以泄其情此乃陛下聖德感民民願效死以除國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刼羣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棊張獎宅怨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給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援李綱种師

道亦已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為然使齊君能修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為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為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因此民怨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乂安邊境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各具私怨誠不當縱前日兵民叩閽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如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寧以來

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哉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惡而又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居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實縱之王黼特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是不肯取宰相者王黼不為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縉紳

非無才智之士例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汚者舊聞若徐處仁者號為勤儉公方然陛下名之而士論已誼且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及其後來大槩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為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為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誠有是理盡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為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與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為未必皆非而士民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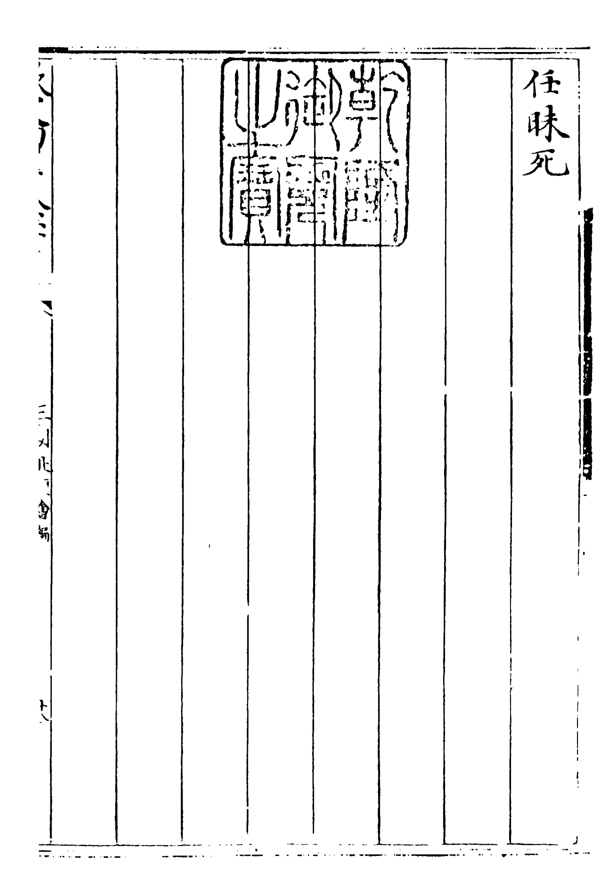
先與謗陛下以此揆之則闔相之術明矣又況皇上還宫凡為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首尾之嫌牢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彦天既篤生陛下聖德必不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路籍籍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幾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為鬼為蜮毁壞祖宗基構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兇險而有姦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

正人端士必不為陛下用而輕蹈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於下陛下孤立於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名位繫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人不從蔡京宜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況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為分外凡為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姦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

免戮之計非特不忠於陛下又不忠於上皇而崇寧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氷終至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讎令陛下將指姦為忠義棄讎不復匹夫且不為之況為天子者乎方危疑之時能傳位於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既饕天之力以為已功濫據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於充賞刀鋸

或不足以徧行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阻之方崇寧以来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宦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為辱陛下即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頃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近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職芻蕘之獻言陛下善而褒之亦榮於華袞矣館職可輕授哉祖宗名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

郎官有使不屈節敵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壄草野者
否使忠寃有知必憤於此等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
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戹辱受危三旬於外勞則
有矣何功之云今賞典太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亥
地而歸又將待之三公耶聖王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
憐康王出入侍遇之恩時使頒錫之數超於諸王亦足
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牢辭此賞陛
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威臣無



任昧死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